

高觉敷心理学文选



高 觉 敷

心 理 学 文 选



江苏教育出版社

高觉敷心理学文选

高觉敷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扬州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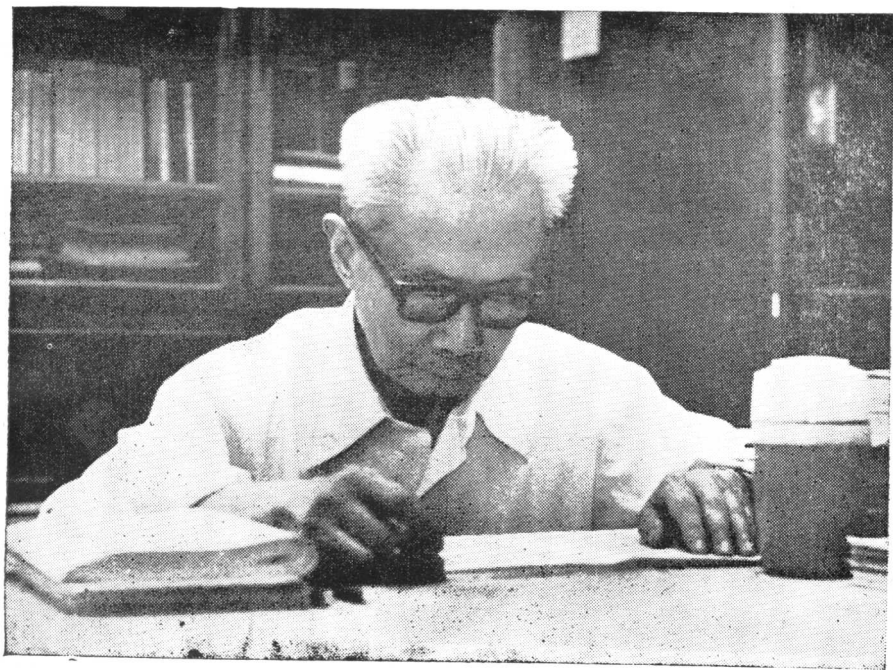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7.125插页6 字数426,000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书号 10351·014 定价 3.40元

责任编辑 朱述宾



高觉敷教授近影

我的五十多年的心理学工作的回忆

(代序)

我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参加中国心理学会在天津召开的学术年会。为了说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心理学基本理论的指导意义，我在年会的基本理论组内说：“我在旧社会内由于没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以致在心理学观点上摇来摆去，总是在形而上学和唯心论心理学中兜圈子。……解放后，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感觉到今是而昨非。”会后，小组召集人要我把这一段话解释一番，写成一篇回忆的文章。但是因为解放前的文章大部分散失，现在只能就记忆所及，谈谈自己在解放前后的心理学思想的主要变化而以手头幸而留存的资料为依据。不必说这篇回忆是很不全面的。

我是在香港大学开始学习心理学的，时间是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三年。心理学在那时的英国是不很受重视的，香港大学没有专任的心理学教授，教心理学的，兼讲教育学，用沛西能的《教育原理》为课本。那时，我所接触到的是沃特、斯托特和麦独孤的心理学。我读了斯托特的《心理学手册》，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引论》和闵斯德堡的《普通心理学与应用心理学》，我对麦独孤的本能、情绪、情操、性格的心理学尤加注意。在高年级时，我读了麦独孤的《身体与心灵》，对心体关系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因而发表了心体平行论和心体交感论的论文（载《教育杂志》，一九二四年第四期）并介绍了麦独孤的灵魂论（《麦独孤的灵魂论及其批评》载同杂志，一九二五年第三、四两期）。我在那时几乎成了麦独孤唯心论心理学的宣传员。

大学毕业后，我先在暨南学校师范科教心理学，一九二六年改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哲学教育部编辑，兼在私立大学讲课。从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二年，我的心理学观点逐渐转变，转变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朋友交往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学习研究的启发。这个转变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麦独孤的目的心理学转向于华生的行为主义，第二个阶段由华生的行为主义转向于格式塔心理学。

先谈谈第一个阶段。华生于一九一三年发表《行为主义者观点的心理学》而建立了行为主义。他于一九一四年刊行一部重要著作，题名《行为：比较心理学引论》。他又于一九一九年出版他的《行为主义心理学》。二十年代，中国留学美国的心理学家陆续回国，使我国心理学的学风为之一变。他们即使不是彻底的行为主义者如郭任远，也多在不同程度上带有行为主义的倾向。我本不是麦独孤的目的心理学或策动心理学的盲目的信徒，在科学的事实面前就不能不择善而从了。其实，麦独孤也曾发表过《心理学，行为的研究》，虽然他后来由于坚决反对华生的行为主义而复返于心灵的研究。

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引论》原欲为社会科学提供心理学基础。他提供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本能心理学。这部书影响很大，但是他的本能心理学却从一九一九年起，受到了美国心理学家的批评，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本能运动。在这里详述这个运动是不必要的，我只是要说明这个运动的文献在二十年代促使我考虑麦独孤心理学体系的正确与否。

首先是关于遗传的问题。麦独孤以为“一个本能可被定义为一种先天的倾向，这个倾向决定一个有机体去感知（或注意）某一种类的对象，在这个对象面前经验着某一种类的情绪兴奋和某一种类的动作冲动，表现为对这个对象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行为”。这就是说，本能是受之于遗传的带有知、情、意的行为的倾向，

麦独孤还把本能的遗传与孟德尔的法则联系起来，以为“有些简单的本能似乎是依照孟德尔的法则遗传的”。他说，一个本能“很可能是”个体组织构成中的一个孟德尔的单元因素。但是这个遗传的不学而能的本能行为的假定得不到动物实验的支持。至于华生则认为人类所有似乎属于本能的行为在实际上都是社会性的条件反应。在他看来，学习才是了解人类行为发展的钥匙。他的原则是研究行为务求来历，相反，本能心理学不求来历，还要它干什么呢，所以被讽刺为“完结了的心理学”。

其次，麦独孤的本能实际上是冲动。他以为本能“instinct”的本义是“stirruping inside”，是有动于中的冲动，反射只是本能的运动机制。他说，“我们不要把这种反射机制看作本能，它仅仅是本能的工具。”他就以这种本能心理学为他的心理学体系策动心理学提供基础。他把本能看作动物和人的行为的能源。他以为本能激动时，就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虽然有些本能如好奇的能量可能较为微弱些。他设想这些能量以化学的形式储藏在神经组织内，主要存在于视丘中的闸门拦堵着，本能冲动就打开闸门，释放出能量。因此，主动的东西还是本能，本能动用了这种能量，而“本能则是一种心理的倾向”，超物质的力量。他种心理现象如快乐的情调及意义等在麦独孤看来，也都是没有物质基础的东西。试以意义为例，他说，“意义基本上是感觉印象与它们所引起的行为之间的环节，在我们心内引起适当的情绪，唤起适当动作的冲动的因素和动作赖以发动或持续的那种精神冲动或意力，决不是感觉，也不是感觉的任何结合或综合，更不是意识的感觉内容在脑内的物理的相应物，而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在意识内的这些产物。”这样，麦独孤的心理学就滑入柏格森的活力论了。

根据上述两点，用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来，麦独孤的心理学显然是唯心论的，但在解放前二十年代，我可没有这种认识，只感

觉到策动心理学与行为主义相比起来似太逞思辨了。因此，我曾有一个短暂的时期同情于行为主义，把华生有关本能和情绪的条件反射法的研究报告译成中文，甚至建议取消心理学的学名，改称它为行为学。还试图以行为主义的观点讲梦，发表于《东方杂志》。

但是华生的行为主义的理论究竟是有缺陷的，不能满足我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因此，我想谈谈我的心理学观点转变的第二个阶段。意识是我们首先接触到的现实，客观心理学如果不能处理意识问题是不能使人心悦诚服的。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否认了意识的存在。他把思想归结为喉头肌肉的隐潜的活动，就是他抹煞意识，化意识为肌肉活动的明证。

他在一九二四年发表的《行为主义》批评了意识概念。他说，“从冯特的时代起，意识成为心理学的主题，它也是除了行为主义以外的一般心理学的主题。它与旧的灵魂概念相同，是无法证明，也是无法研究的一个假定。”接着，他指出了意识的主观性。他说，“在分析意识时，有些心理学家找到了感觉和作为感觉鬼魂的影象之类的元素。另有一些心理学家除感觉外，找到了所谓感情的元素，还有一些心理学家在意识内找到了意志或所谓意识的元素。”这就是说，意识缺乏客观的指标，所以对意识进行内省的分析时，要什么就有什么，得不到科学的结果。所以他在《比较心理学引论》中说，“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心理学家的有关感觉意义的说明能够得到三个受过不同训练的心理学家赞同。”这个批评无疑是正确的，可是我们要注意华生所反对的是内省不是分析，因为他自己所采用的方法也是这种分析，不过他的分析的对象是客观的行为，不是主观的意识。

华生将行为分析为最简单的元素，叫做刺激反应的单元。他以为心理学研究的实用的目的就是知道了刺激就可以推测反应；知道了反应，就可以推测目的。正如构造主义者认为复杂的意识

成于简单的感觉和感情，华生也认为复杂的行为成于部分的活动。

但是格式塔心理学却与此相反。惠特海墨研究似动运动，认为似动运动不能分解为个别元素的运动，从而创立了格式塔心理学派。这个学派的公式是全体大于各部分之和；全体的行为不仅为各部分的行为的总和。用这个观点来看构造主义和华生的行为主义，就可知它们虽有主观的和客观之别，但都可视为原子或元素心理学。也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我写成了“主观的原子心理学”和“客观的原子心理学”，刊载于《教育杂志》（这两篇文章后被收入我的《现代心理学》），开始向格式塔心理学靠拢了。

从二十年代末期一直到解放时为止，我写了不少有关格式塔心理学的文章，散见于《东方杂志》、《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客观周刊》、《观察周刊》等刊物。我还译出了考夫卡的《心之发展》（为了适合书店销售的要求，此书定名为《儿童心理学新论》）、苛勒的《格式塔心理学》（译稿交由商务印书馆承印，一、二八抗战时与印刷厂一同毁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炮火）和勒温的《拓扑心理学原理》（由于当时拓扑学一词比较陌生，我以拓扑为形，以勒温的向量为势，故定名为《形势心理学原理》，将来如有机会修订，应改名为《拓扑心理学原理》）。我在这个时期的译著，说明我在心理学理论工作上宛如水上浮萍，随风飘荡，这次就依附格式塔心理学了。

我在《儿童心理学新论》译序中表白了自己观点的转变，说什么“打开窗子说亮话”，实际上是从机械唯物主义的心理学重新走向另一流派的唯心主义心理学（这篇译序在解放后的修订版中已被删去了）。勒温在《拓扑心理学原理》内，声称“实在的为有影响的”。他似乎暗示着我们说，“不产生影响的东西就不存在了”，这与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基本上是同一个调子。

我在解放前曾有一个好友劝导我读一点有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他说，这对心理学理论工作是有启发的。

我可没有听从他的劝告，一直到解放后，我才有机会读毛泽东同志和马、恩、列、斯的著作。恩格斯说，“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源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源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流派。”他又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这个指示给我一个思想武器去论断不同心理学家的世界观和哲学地位的问题，例如我因此认识到詹姆士心理学的唯心主义（《批判反动的与反科学的实用主义心理学》，《新建设》一九五五年，六月号）和王夫之人性论的唯物主义（《王夫之论人性》，上海《学术月刊》一九六二年，九月号），同时我读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更进一步认识到赫尔姆霍茨的符号论是违反恩格斯所指出的第二方面的原则，陷入了不可知论的错误。

我在解放前曾在中山大学和湖南兰田师范学院讲授心理学史，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苦于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往往肯定过多，一九五九年起，在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又一次讲授心理学史，接连五年的讲义逐年修改，现在看来又病在肯定太少，似乎凡是唯心主义或机械唯物主义的心理学都应全盘否定，这显然是由偏右而过左了。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批判地继承”，弃其糟粕，而取其精华。这里应学习经典作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恩格斯肯定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同时却指出这个唯物主义没有超出法国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他又从而分析其原因，以为那些有助于克服法国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局限性的科学上三大发现如细胞、能量的转化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费尔巴哈全看到了，但是这位在乡间过着孤寂生活的哲学家怎么能够充分研究科学给这些发现以足够的评价呢？”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处理更足使心理学史工作者受到启发和教育。他没有批判地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

而简单地把它当作无用的东西抛弃了。与此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但肯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同时他们认为“辩证法在黑格尔的形式中是无用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这就是说，黑格尔的方法受了他自己的体系的限制，不能发挥应有的威力。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做绝对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予以彻底的改造，在体系上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在方法上成为唯物辩证法，把黑格尔哲学这一革命方面接收过来，并加以发挥了。

经典作家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评价是心理学史工作者在衡量历代心理学家的功过时所应学习的典范。我在去年心理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也曾说过：在批判西方心理学时，要注意区别心理学家的世界观和他们在专业方面取得的成果（《南京师范学院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三期）。但是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我也仅说说而已，没有做到，我现在体会到必须具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武器。由于十年浩劫夺去了宝贵光阴，打乱了工作计划，更使我现在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劫后复兴，气象一新，欣欣向荣，形势一派大好，又使我欢欣鼓舞，志在千里。我必须下定决心，争分夺秒，认真学习，提高认识，为搞好我的岗位工作，完成我所承担的任务而努力奋斗。

（一九八〇年）

心理学的无政府时代

一、引 论

生物科学比物理科学的问题较难解决，而心理科学问题在生物科学中为尤难者。盖吾人于刺激之来也，不仅有反应，且能自觉其反应之性质；于问题之来也不仅能解决之，且又知解决前考虑之经过与解决之难易。就刺激言为“客观”，就反应言为“主观”。物理学的科学舍主观而专论客观，故其问题较为简单。心理学兼论客观与主观，故其问题更为复杂。

而主观方面之对象则为生机体。生机体之性质如何？机械耶？抑超出于机械耶？如谓其为机械，则倡生机论者将谓行为非机械律所可解释。如谓其为超出于机械，则机械论者又将举物理学的原则以相诘难。双方相持，各不相下，诚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者也。生物而至于人，则更奇异神妙而不可究诘。见色而能自见其见，听声而能自听其听，嗅臭而能自嗅其臭，推而至于他种感官皆莫不然。有感情，能思想，所谓心理作用确至人类而登峰造极。惟其有经验也，故解释行为，不免受一己经验之影响，研究动物亦不免有将动物拟人之流弊。故心理学内容之成问题者素甚繁多。今试举其“古已有之”者言之，有本体关系的问题，如交感论、平行论、物质主动论等；有情绪的问题，如詹姆斯-朗格说（James-Lange Theory）及其批评；有知觉的问题，如经验说与先天说；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而关于情绪与本能之定义及分类则尤议论纷纭，莫衷一是。心理学问题之复杂盖自古已然矣。

虽然二十年前，心理学者对于心体问题、知觉问题、情绪问题等各持异议，而对于心理学之对象与方法尚留有一致之主张。机能派侧重意识作用，构造派侧重意识状态，其以意识为对象则一。机能派重整合，构造派重分析，然其用内省则一。情绪、本能虽成问题，然感觉较为具体，无或不承认其存在者。故学者虽谓纯粹之感觉不易体认，然对于感觉之讨论则大致相同。今则并此具体的感觉而亦成问题矣，遑论其他？本文拟取旧心理学之缺点而讨论之，以渐及于弗洛伊德之潜意识说。次乃述心理学史中两种革命的势力，即行为主义与格式塔派心理学。再次乃讨论目前之无政府状态，将关于意识、感觉、知觉、研究法等问题逐一详述。末乃繁以结论，以作全篇之结束焉。

二、古典主义的心理学

钱南园之马，乃画谱上之马，而非自然界中之马。龚半千之山水，乃画谱上之山水，而非自然界中之山水。特来登、颇普之为诗也，往往取希腊、拉丁诗人所习用之形容词以描写虫鱼花鸟。此皆文艺中之古典主义，其画愈精，其诗愈工，则与自然相去亦愈远。旧心理学即古典主义的心理学也。柏拉图分灵魂为三部分，后世学者，遂将心理作用，分为种种才能（faculties），初不问此种分法是否与实际相符合。推若辈之意似以为前有师承，便可离开实际。于是其分愈精，其失真亦愈甚。赫尔巴特之联想主义，虽可矫正才能心理学之失，然若以联想主义为一切心理作用解释的原则，则亦足造成另一派之古典主义。例如，见花而思及花名，或可释为联想，以为无意识中花之形状的观念与花之名称的观念固互有密切关系，故见此而思及彼也。假如我方写字，忽闻钟声，钟声之来岂亦为无意识中之一观念而为写字所引起耶。此不待智者而知其妄矣。与联想主义相依若命者则为感觉派心理学，而感觉派心理学则又为构造派心理学之嫡传。盖构造派

主分析，将心理作用分为知、情、意三元素，而以分析的自省法为研究之工具。情意作用稍纵即逝，非自省所可捉摸；自省所易捉摸者厥为感觉。于是感觉遂成为心理唯一的元素。知觉、记忆均为感觉元素所组合。甚而至于所谓“意志”亦强释为运动感觉之复现。此派心理学所效法者为物理学，物理学重分析，故心理学亦应重分析。至分析之结果，感觉，又如何组成各种高等心理作用耶？则又乞助于联念的原则。故感觉派心理学与联念派心理学有不可分离之势。学者研究心理，竟尚分析，只求不背逻辑，即为能事，至是否与人类及动物之心理的事实不相刺谬，则非所愿问矣。名之曰古典主义的心理学，不亦宜乎。

构造派既如上述，机能派亦未能免此。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博得学术界信仰之后，机能派学者遂视意识为有生存的价值（survival value）。动物愈高等，即愈能以意识支配其行为，于是意识遂代心灵而起，亦有神秘玄妙不可臆测之能力矣。意识既成为解释的原则，于是反射与本能之区别以意识，而本能与有意动作之区别亦以意识；环境之适应以有意识，问题之解决亦以有意识。学者既以其全副精力研究意识，于是关于意识外之一切现象遂被忽视。故终亦不免演成古典主义的心理学之又一派。

三、潜意识说

于是乃有所谓潜意识派。初，十九世纪之末期，维也纳有医生布洛伊尔以特创的方法治疗其精神病者。其法使病者于催眠的状态中，将富有情绪而已遗忘之经验重复唤起，故名为发洩的治疗法（cathartic treatment）。巴黎的医生沙可亦在疯人院内作歇斯底里病之研究。其徒让内对于歇斯底里病更创造一种心理学的解释，以为歇斯底里病为神经系统退化变态之结果，以致心理综合的机能大为减弱。布洛伊尔之同事弗洛伊德以不善催眠，故既用暗示法以使病者细诉其有情绪性的经验。弗氏阅人既多，遂

于歇斯底里病有更系统的理论。其理论之中心概念，厥为阻抑作用（repression），故如欲了解弗洛伊德之学说，必先了解其所谓阻抑作用。

弗氏以为神经病者所以不愿将遗忘之观念尽情宣布者，以有阻力故。然此阻力又何由来耶？则因人有种种欲望，而欲望中有可以并存而相调和者，亦有互相冲突而不能并存者。譬如读书为求真理，处世为求真善；对于真理与真善之希求，固可并行不悖。然假使有一官吏于此，人贿之以巨款，受之则有损令名，不受则又不能抵抗黄白物之诱惑，于是欲望之冲突生焉。冲突既起，则苟非迟疑不决，势必至于有一欲望胜利而另一欲望失败。故欲望与自我观念之抵触即为阻抑作用之动机，而伦理的与其他之要求，即为阻抑作用之力量。

惟据弗洛伊德之说，欲望之被阻抑者非必消灭于无形，实仍苟延残喘于潜意识之内。一有机缘，便复露头角以活动于意识区中，惟因欲避免阻抑作用之侦察，乃不得不改头换面作种种之化装耳。弗氏以为笔误、口失、矫饰、移过、幻想、梦寐等，即予潜意识的欲望以活动之机会，何则，彼时注意疏漏，侦察不严，故被抑之欲望可乘机而起也。

弗洛伊德之外，尚有荣格、阿德勒等，其所持之理论，虽彼此不无稍异，然皆以为潜意识有莫大之力量可支配意识，故心理学者不得漠然置之。惟如前章所言，旧心理学者无论其为机能派或构造派，皆以心理学之对象为意识，弗洛伊德之潜意识说，遂足使彼辈动摇其对于意识之信仰矣。

虽然，弗洛伊德之说，足使旧心理学受其影响，然尚不得谓为心理学之革命。盖旧心理学只须扩充其内容，而使潜意识亦受相当之注意，即可仍复立足于科学界中，其根本原则，固未为潜意识说所推翻也。然则心理学之革命的势力果何在耶？则格式塔派与行为主义是也，而尤以行为主义为更左倾。

四、两种革命的趋势

因袭的心理学，以意识为对象，而以分析的内省法为主要的方方法。格式塔派反对分析而否认感觉之存在。行为主义者则驳斥内省而将主观的意识还原为客观的行为。此两派之理论虽彼此背驰，然均足制旧心理学之死命。为便于讨论计，因将两派观点分述如下：

（甲）格式塔说

此说以惠特海墨、苛勒、考夫卡三人为其领袖。惠特海墨对于运动知觉，加以实验的研究，而知关于运动知觉的理论均与其实验所得之事实大相刺谬。前于惠特海墨之心理学者，或以运动知觉为由于眼球之运动，或以之为由于网膜中遗像之移动。惠特海墨实验之法，使被试验者无转动眼球之机会，然仍可有运动知觉。可见眼球运动与运动知觉初无关系。又被试验者有时仅见运动，而不知运动者究为何物。则遗像混合之说亦不攻自破。故惠特海墨对于运动知觉作完形的解释，以为运动知觉乃一“格式塔”，一整体，一完形，无分析之可能（参阅教育杂志本年四号拙作“格式塔心理学”。苛勒、考夫卡等复以格式塔的原则解释一切知觉，而兼及本能与学习。苛勒对于黑猩猩之实验种类甚多，兹为篇幅所限，述其一以例其余（拟另作文介绍）。氏用甲、乙、丙灰色箱三只，而使甲之灰色较深于乙，乙之灰色较深于丙。先以甲、乙二箱为动物反应之对象，置食物于乙，而训练动物，使取乙而舍甲。训练至相当的次数而使动物屡试而中之后，乃予以决选的实验。其法取去甲箱而代以丙箱，而于乙、丙二箱内均置食物，故被试验之猩猩，无论如何皆可得食。动物所反应者如为绝对的刺激，则反应乙箱之次数已多，而箱与食物之联念业经成立，故动物应仍选取乙箱始为合理。然据苛勒之试验，动物在此种情形之下，往往取丙而舍乙。故其结论谓动物于

训练的实验时所反应者不为绝对的刺激，而为甲、乙二箱所组成的完形。乙、丙之完形初无异于甲、乙之完形。丙虽与乙不同，然丙之于乙、丙之完形亦犹乙之于甲、乙之完形，故训练实验中选乙而舍甲，而于决选实验中舍乙而取丙，不足怪也。

考夫卡对于儿童心理，亦力持完形的解释，以为婴孩之经验与行为，均受完形律之支配。他所著《心之发展》一书，以一章专论桑戴克与苛勒之学习的试验，力辟桑氏之机械的学习说而拥护苛氏之完形的学习说。彪勒、林特乌斯基及扬舒等，以旧心理学之观点批驳苛氏之理论，考夫卡复为苛氏辩护而证其说之可成立。盖动物之知觉与行为如确为完形的，则儿童心理自亦不成例外也。考夫卡乃谓儿童原始的经验便为完形。譬如儿童所反应者不为简单的刺激，而为母或保姆之声音笑貌。夫人之声音笑貌，其复杂可以想见。假使儿童最早所反应者为简单刺激，考夫卡以为儿童对于声音笑貌之能反应将不易解释矣。

总之，格式塔心理学者欲以完形的原则解释一切心理现象。其出发点为运动知觉，渐由运动知觉侵入一般知觉，复由知觉入本能、学习等问题，遂将因袭的心理学所有感觉说、联想说、分析法等一扫而去之。

（乙）行为主义

格式塔说之为革命的势力尚不及行为主义之更激进。盖格式塔说虽力反因袭心理学之所为，然于意识固仍承认其存在，惟不欲以分析法研究意识耳。至行为主义则并意识而否认之，故实彻底革心理学之命也。

格式塔说起源于运动知觉之实验，行为主义则起源于动物心理学之研究。动物不能以言语表示其情意，故研究动物之心理，不得不放弃内省法而专用观察与实验。正统的心理学者固甚蔑视此之所谓动物心理学，以为彼动物心理学者研究动物则有之，惟不足与言心理学也。然动物心理学者虽仅用观察实验，然其所得